


1991


# 國外文學





國 外 文 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 目 录

### 论 文

为了故园不再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创作史

初探……………江 榕 ( 1 )

法国诗歌的美学特征……………葛 雷 ( 35 )

略论川端康成及其《雪国》……………乌拉乐 ( 53 )

契诃夫戏剧创作简论……………边国恩 ( 60 )

### 比 较 文 学

“五四”运动前后俄罗斯古典文学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影响……………戈宝权 ( 75 )

苏联文学与中国……………叶水夫 ( 84 )

中苏文字之交……………李明滨 ( 87 )

用鞑靼语传播中国文学

……〔苏〕弗·伊·阿格扎莫夫 查晓燕译李明滨校 ( 92 )

古华的《芙蓉镇》与普拉东诺夫的《地槽》

……………〔苏〕恩·阿·阿桑诺娃 陈思红译 ( 101 )

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苏〕伊·谢·李谢维奇

顾卫东译 ( 108 )

中苏文学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陆嘉玉 ( 113 )

## 小 说

- 她的沉沦……………〔匈匈〕加尼觉玛玛礼  
姚秉彦译 (117)
- 天堂在人间……………〔印尼〕苏吉亚迪·西斯娃蒂  
孔远志译 (201)
- 相会在明天……………〔叙利亚〕纳吉布·凯拉尼  
蒋和平译 (206)

## 诗 歌

- 怀斯诗五首……………王式仁译 (213)
- 苏联战时诗选……………岳凤麟译 (222)
- 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10周年诞辰纪  
念在京举行……………张 冰 (234)
- 纪念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列夫院士诞辰110周  
年……………李明滨 (235)
- 谈谈我的父亲……………〔苏〕姆·维·科班夫斯卡雅  
张 冰译 (245)

## 资 料

- 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文章目录索引……………杨新运编 (253)

# 为了故园不再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创作史初探

江 榕

对于我来说，拉丁美洲  
只意味着一个国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位诗人说得好：“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是这样一朵成功的花。

小说出版于1967年，写作用了整整540个日日夜夜。坐在打字机旁动手之前，作者“花了十五、六年来构思”。<sup>①</sup>写作意图的萌生又在此前五、六年（1944），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sup>②</sup>而最早为该书奠定基础的，则是他在阿拉卡塔卡度过的梦幻般的童年。悠悠数十载，充满奋斗拼搏，饱尝酸甜苦辣……

乳汁，苦涩而又丰饶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3月6日<sup>③</sup>出生于哥伦比亚共和国北临

---

<sup>①</sup>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页。以下该书引文皆同此版本。

<sup>②</sup>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尔加斯·略萨谈拉美文学》，利马，1967年，第29页。

<sup>③</sup>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说是1927年3月6日。

加勒比海的偏僻热带小镇阿拉卡塔卡。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却命运多蹇。早先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征服了土著印地安居民，掠走了大量的珍贵财富，踏平了古老的金字塔，同时带来了非洲的黑奴、欧洲的移民和基督教的教堂。漫长的殖民统治之后是频繁的内战和党派纷争。1910年前后，美国香蕉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又使这里一夜之间成了香蕉王国：“是夜，妇女们赤身裸体，跳起疯狂的贡比亚；<sup>①</sup>男人们一面欣赏着她们奔放的舞姿和诱人的身段，一面不时地用钞票燃旺篝火”。<sup>②</sup>当时，美国香蕉种植园的普通工人的月薪为200比索，而一个镇长或高级法官却只有五六十！阿拉卡塔卡的“黄金时代”引得四方移民纷至沓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即是其中之一。但好景不长，香蕉业很快由盛极而衰败，加之骇人听闻的“二八大屠杀”<sup>③</sup>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诞生时，“香蕉热”只留有一点余温：每天上午十一点，一列颜色发黄的、粘满尘土的火车穿过香蕉种植园，准时抵达镇上，车站上等候的妇女们张着色彩缤纷的阳伞抵御着炎日的炙烤。紧挨着铁路，满载着一串串青香蕉的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缓缓行驶……

这种特定的地域、历史条件，造就了奇特的阿拉卡塔卡。这里的社会结构闭塞而落后，盲目生育导致人口出生率高至千分之三十以上，排行老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有十五个弟妹。同时，由于患伤寒、霍乱、痢疾、破伤风等和营养不良，几乎人人面色如芥末，死亡率奇高。这里的文化，是一种诚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混合文化”：“在我的故乡，有些文化样式来源于非洲，而与高原地区的土著民族文化大不相同。在我们加勒比地区，非洲黑奴与殖民时期之前的美洲土著居民的丰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了；后来

---

①贡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一种十分流行的舞蹈，曲调奔放，节奏强烈。

②埃内斯特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道路》，《一版报》，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6月26日。

③1928年，哥伦比亚政府对阿拉卡塔卡地区的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死亡人数达八百余人。

又与安达卢西亚人的奇情异想，加利西亚人对超自然的崇拜掺和在一起。这种以魔幻手法来描绘现实的才干来源于加勒比地区和巴西”。①

由于阿拉卡塔卡居民一向鄙弃外乡人，他父亲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与他母亲路易莎的恋爱遭到他外祖父——本镇头面人物退役上校马尔克斯·伊瓜兰的反对（他们的恋爱史后来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霍乱时期的爱情》）。他们终于成婚后，定居于北部城市里奥阿恰。为了给上校以宽慰，路易莎在阿拉卡塔卡生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并将他留给他外祖父母抚养。这就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从小进入大人的圈子，在一个奇特环境中的奇特家庭里度过自己奇特的童年。

这是一个充满孤寂、忧愤和鬼魂、幽灵的家庭。耿直倔强的外祖父作为参加过1899至1902年残酷内战的退役上校、老自由党人，虽然颇受邻人敬重，但晚景寂寞失意，常因政府同自由党握手言和时答应给他的养老金没有兑现而牢骚满腹，只好以回忆那些飘逝了的岁月来聊以自慰，打发残年。因而小外孙从他那儿听到的便只能是没完没了的对战争情形的回忆和一声接一声哀婉的叹息。当然，十分喜欢外孙的上校，有时也带他到镇上去散步，看那些美国姑娘坐着汽车兜风；到咖啡馆去和自己的老战友叙旧。每当有马戏团光临时，还拉着他的手，带他去看吉卜赛人、吊杆演员、单峰驼和见识冰块……

外祖母出身于镇上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家庭。她们一家早年来自哥伦比亚北部满是巫师和神怪传说的瓜希拉半岛。她富于想象，又有口才，是当地有名的“故事大王”。鬼怪神奇的故事一经她娓娓道来，便轻松平凡，仿佛聊家常似的，让人确信无疑。她还擅长圆梦，为人又宽厚，所以镇上的妇女有什么神奇的见闻或突兀的梦境，都愿意请她解答。在她心中，生者和死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

---

① 《番石榴飘香》第73—74页。



确的界限。她谈起死人来，就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活在世上一样。她常常同死去亲人的鬼魂交谈，还在偌大的住宅里给他们安排了两间空房。当小外孙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她总是不动声色地说，为的是不使他们孤独难熬。每到晚上，她便不许小外孙随意走动，以免碰上闲散的幽灵，而让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听她介绍家里走动的游魂，讲述神奇的故事，每每把他吓得毛骨耸然。后来，随着身体的衰老和双目的失明，那条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界限就更模糊了。她最后是一面跟死人讲着话，倾听着他们的怨言、叹息和哭声，一面告别人间的。

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位怪异的姨妈。她身体结实，精力充沛，有一天却忽然坐下来织她的裹尸布。小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奇地问：“您干吗要织裹尸布呢？”她十分轻松、简洁地说：“为了死亡！”果然，她织完裹尸布，就躺在床上，死了。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当然无法理解，但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难以磨灭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乳汁里浸泡着，直到1936年离开这里时为止。那时他虽然年仅八岁，却“已经是个十足的阿拉卡塔卡人了。他带走了阿拉卡塔卡的孤独”。①

如此幼小的年龄就饱尝了孤寂给人生的折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和残酷。然而对于日后成为作家的他来说，却又未尝不是一种极可宝贵的财富。几十年后他还说：童年一家庭—阿拉卡塔卡，“至今，它仍然是使我神魂萦绕的一种梦境……好像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幢古老而偌大的房子似的。……即使在梦境里，我所体验到的仍然是我在那时候的主要感觉：对于夜晚的忧惧”。②那记忆，那体验，那感受，始终是他“创作题材、灵感和冲动的一个源泉”。③即以《百年孤独》而言，他创作的初恋，就是要为“童年

①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第22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番石榴飘香》第14页。

③《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第28页。



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sup>①</sup>全书就源于一个童年生活中留下烙印的细节：“有一次我外祖父带我去马戏团看过单峰驼。又有一天，我对我外祖父说，我还没有见过冰块呢，他就带我去香蕉公司的仓库，让人打开一箱冰冻鲷鱼，把我的手按在冰块里”。<sup>②</sup>这一点，对于《百年孤独》的创作至关重要。我们知道，从创作冲动到进入构思过程，必须有一定的刺激模式作为依傍。这种刺激模式往往因人而易，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便是“一个目睹的形象”。他曾这样自述：“别的作家有了一个想法，一种观念，就能写出一本书来。我总是先得有一个形象。《礼拜二午睡时刻》我认为是我最好的短篇小说，它是在一个荒凉的镇子上看到一个身穿丧服、手打黑伞的女人领着一个也穿着丧服的小姑娘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奔走之后写成的。《枯枝败叶》是一个老头儿带着孙子去参加葬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成书原因是基于一个人在巴兰基利亚闹市码头等候渡船的形象。那人沉默不语，心急如焚。几年之后，我在巴黎等一封来信，也许是一张汇票，也是那么焦急不安，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一模一样。”<sup>③</sup>小说所展示的内容，也无不打上童年的印记。那个作为故事发生场景的经历了百年沧桑最后被一阵飓风刮走的马孔多，就是阿拉卡塔卡的脱影。书中的人物也多以“乳汁”的供给者为蓝本：奥雷连诺上校的神奇事迹取材于外祖父的坎坷经历；老夫人乌苏娜以外祖母为原型；缝制裹尸布，躺在床上等死的阿玛兰塔是他那位怪异姨妈的化身……还有，从香蕉园溪流里的“史前巨蛋”到刮走马孔多的猛烈飓风，从马孔多开创者在恩蒂亚和乌苏娜因近亲结婚而产生的原罪感到他们担心的怪物——猪尾儿真的成了他们的第六代，也无不脱胎于阿拉卡塔卡的神奇自然和魔幻意识……

当然，从这笔财富的积累到《百年孤独》的产生，其间的历程

---

①②《番石榴飘香》第103、33页。

③《番石榴飘香》第33页。

是漫长而艰辛的。

## 孤寂中的萌动

按照创作冲动引发的原因划分，创作冲动有两种：或主要由外部世界的刺激而引起，或主要由内部世界的刺激而引起。《百年孤独》创作冲动的萌发显然属于后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阿拉卡塔卡以后，孤寂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

由于童年一直未在父母身边生活，回来后父母又因生计所迫，几度迁居，且连添十几个弟妹，很少能顾及作为长子的他，不久又将他送到巴兰基利亚、锡帕基腊和首都波哥大的学校寄读。因此，相互间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他没有从回归中得到幸福。学校也没有给他带来温暖。不论是在波哥大教会学校，还是在锡帕基腊学院，都“没有暖气，没有鲜花”，“无聊单一”的生活无异是“一种惩罚”。①

内心的痛苦，是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最重要的内驱力之一。在小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新的生活愈是黯淡，旧的境遇就愈是光彩。他向往着重返故乡，可是在学生时代竟一直未能如愿。在孤独与乡思的煎熬中，他把希望的目光转向文学。“他唯一的慰藉是读书”。②同时，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激情，也使他产生了创作的萌动。他要为自己已失去的童年生活寻找一个文学的归宿，要再现阿拉卡塔卡这个他当时心目中的天堂，以作为游子孤寂灵魂的棲息之所，于是，大约在1944年，他这位中学生就雄心勃勃地构思起以故乡为蓝本的长篇小说来。他给它取名为《家》，设想故事在布恩地亚家族的家里展开。这便是《百年孤独》最早的萌芽。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着文学的天赋，七岁时就在外祖父的帮助

---

①②《番石榴飘香》第54页。

下阅读了《天方夜谭》。外祖父叙述的历史，外祖母描绘的神话，父亲的文学才能，都给他以艺术的滋养，奇特的阿拉卡塔卡和自己刻骨铭心的童年生活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尽管如此，他当时仍然是无法驾驭这么复杂的题材的。他对以往的生活还缺乏真正的理解，特别是缺乏创作的“经验、勇气以及写作技巧”。<sup>①</sup>由于怎么也安排不好一个完整连续的结构，他自己很快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断断续续地写出几段零星的章节后（其中有些章节后来在他工作的巴兰基利市《先驱报》上发表），就暂时搁下而重新进行必要的准备。首先是向传统学习。

### 站到巨人的肩上

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之行是从诗歌开始的。

在离海岸一千公里的凄凉城镇锡帕基腊他寄宿的那个中学里，他迷上了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努涅斯·德·阿尔塞、埃斯普龙塞达等的诗。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又发现了法国兰波、瓦莱里，还有他认为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诗人的智利聂鲁达的诗。不久，他又接触到并沉醉于当时尚鲜为人知的“石天派”诗歌。“石天派”是三四十年代在哥伦比亚文坛上崛起的青年文学小组。其成员受尼加拉瓜诗人卢本·达里奥、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内斯及聂鲁达等的影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大胆的背叛。他们试图摒弃浪漫主义、高蹈派和新古典主义诗歌精神，而在没有约束、没有规范，唯有“石头与天空”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诗歌天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造反派。”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名后仍没有忘记他们：“如果我没有‘石头与天空’的帮助，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sup>②</sup>

194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起初

①《番石榴飘香》第106页。

②《番石榴飘香》第55页。

他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诗歌。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最为倾心的消遣就是：星期天，登上装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只要花五分钱，就可以从博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风，我还可以在无轨电车里度过令人忧伤的下午……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仁人君子行个好，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①

他对小说感兴趣，并发现自己能当作家是从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开始的。那也是在波哥大国立大学里，一天晚上，他抱着这本刚借到的书，一回到宿舍就钻进被窝读了起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读到这里，他哆哆嗦嗦地合上了书本：“他娘的，原来可以这么写呀！我姥姥不就是这么讲故事的吗？”就从这一刻起，他对小说产生了极大兴趣，立志阅读人类有史以来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并认定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第二天，他便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可奈何》。自此，他把自己的学业忘得一干二净。成天不修边幅地夹着一本书出入咖啡馆。小说，小说，发疯似地读小说，只要有小说读，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场所过夜栖身。以至他父亲和朋友们都认为他不可救药了。就这样，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狄更斯、福楼拜、斯汤达、巴尔扎克、左拉……1948年，他转学到卡塔赫纳时，又冒着三十度的高温攻读了古希腊罗马文学，对索福克勒斯感受尤深。1950年，他辍学在巴兰基利亚

---

①《番石榴飘香》第55页。

《先驱报》当记者时，借助于该市一个对文学倾心得如醉如狂的放荡不羁的青年文学小组，又发现了本世纪的盎格罗——撒克逊的众多作家，特别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威廉·福克纳。这个如今已成为欧美各大学和拉美文学专家潜心研究对象的“巴兰基利亚小组”，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修养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一个虔诚勤奋的艺海拾贝者，传统的赐予是慷慨的。古典诗歌使他后来的小说常常具有浓郁的诗意和优美的韵律，有的甚至可作散文诗来阅读。当时无名的“石天派”，则给他以不甘墨守陈规的探索精神。卡夫卡的荒诞，将他带进小说创作的地狱，仿作了从《第三次无可奈何》到《观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美国作家海明威和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给了他精湛的叙事艺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观——人生的悲剧乃意志与命运的冲突——给他以哲学上的启迪。西班牙语文坛的诗圣塞万提斯给了他对故园更强烈的爱心和惊人的讽刺艺术。拉伯雷、笛福和加缪给了他对“恶”的憎恨和绝妙的夸张艺术。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所宣扬的圣洁的“孤独”引起他强烈的共鸣，所采用的内心独白、倒叙以及时空颠倒等意识流手法充实了他的艺术武库。福克纳给他的影响更大，以至后来不得不反过来“背叛”他……

这样，当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四十年代末大学辍学后，陪着他母亲探访阔别多年的阿拉卡塔卡时，他就“不仅仅有话可说”，而且“还懂得话应该怎么说了”。①

## 惊 心 动 魄 故 乡 行

这，难道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故乡？这难道就是自己心目中五彩斑斓的天堂？

到哪里去了，车站那彩色缤纷的阳伞？到哪去了，街市那熙熙

---

①《番石榴飘香》第63页。

攘攘的繁华？……一切都仿佛是一片废墟，一切都被炎热和遗忘吞没。列车把他们母子俩悄然撇在了这寂静的烈日之下，便又继续它的旅程，似乎它只是经历了一个虚幻的镇子。他们一面胆战心惊地在破败的街道上走着，一面极力想在这番凄惨的景象里追认出对于往昔昌盛的遥远记忆。他们已经无法辨认过去的老地方和老房子了，他们真不明白，以前，那么多受人尊敬的家庭，身穿腓纶服装的妇女以及满脸络腮胡子的严厉的将军在这地方是怎么栖身的。走了许久，他们才在一个房间的阴暗角落里见到一个人，那是他母亲当年的女友，可第一眼并未认出来。她们彼此打量着，仿佛要透过各自疲惫衰老的外形，竭力回忆起往日姑娘时代美丽动人的容貌。

“大姐！”母亲的女友站起身子，失声叫道。两人于是紧紧拥抱，放声大哭……

目睹着这一切，青年马尔克斯的心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震颤——

他追忆失去的童年，他抚摸学生时代心灵的创伤，蓦然间，城市生活给他带来的离弃自然的孤独上，又叠印了故乡贫穷落后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新的孤独；他想起了自己尊为导师的福克纳，忽然觉得这位大师死抱住不放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在眼前，就是自己心爱的阿拉卡塔卡——马孔多；他也想起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黛洛维夫人》，一瞬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时间概念，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①……为了故园不再孤独，他要重新审视他的故乡，要像福克纳营造约克纳帕塔法体系那样，用

---

①《黛洛维夫人》是伍尔芙1925年的作品。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给马尔克斯上启示：“但是，无疑问，（车子）里面笼罩着一种庄严的气氛，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隐隐约约的庄严气氛，凡夫俗子都能企及；他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尊严这么近，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而这种尊严是急切的考古学家们挖掘了时间的废墟之后加以证实了的，当时伦敦还不过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土路，每星期三上午在街上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过是一堆戴着结婚戒指的尸骨，他们浑身沾满了尘土，并且由于龋齿而补了满口的白铅。”

饱蘸情感的笔去再现一个世界——阿拉卡塔卡，去再造一个世界——马孔多。

“我的第一部小说，”——长篇小说《枯枝败叶》，《百年孤独》的雏型——“就是从那时，从那次相遇受到启迪而诞生的。”<sup>①</sup>而为他撰写这部小说“铺好了道路”的，正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黛洛维夫人》，“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黛洛维夫人》中这样一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sup>②</sup>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这样追忆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在巴兰基利亚《先驱报》编“长颈鹿”专栏。从故乡回到报社后，他即开始了《枯枝败叶》的创作。或许是燃烧的激情所使，或许也是由于“以为此生再也没有写作的机会了”，他写得非常仓促，并把有关的感受和当时学到手的东西一古脑儿地统统塞进这本书中，特别是伍尔芙、乔伊斯、福克纳的创作技巧和文学手法。小说富有特色却不尽成熟，和福克纳的《我在弥留之际》非常相像，且在人物的理智同人物的环境、意识及作者刻意渲染的氛围等方面多有矛盾之处，他还没有找到表现故乡奇特意识的最好方法，文字也较杂沓。总之，比起十几年后问世的《百年孤独》，《枯枝败叶》要粗糙、浮浅多了。但它毕竟“已经具备了《百年孤独》的雏形”<sup>③</sup>，“包含了马孔多的毁灭以及它对昔日的眷恋的全部内容”<sup>④</sup>。因此，《枯枝败叶》的问世，无疑是《百年孤独》创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或许正是从这时起，从《家》开始的时断时续的构思，又加速运转起来。

### 坎坷、苦难成全了他

大概是为了再次验证“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的

---

①《番石榴飘香》第13页。

②《番石榴飘香》第67页。

③④《番石榴飘香》第78、92页。



真理吧，命运过分地苛待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巴兰基利亚《先驱报》工作的几年里，他住在一座被他们讽喻为“摩天大楼”的四层简易楼顶层的一间黑咕隆咚的小房间里，脚下便是妓院，周围住满了饱受凌辱的妓女。房间的四壁由硬纸板搭成，里面仅有一张行军床。每个晚上的房费是一个半比索。然而，既使如此便宜，身为穷编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常常支付不起。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把正在撰写的《枯枝败叶》的原稿给看门人作为抵押。（许多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而一举成名，他在来向他祝贺、索取手稿的人群里认出了那个守门人。守门人还什么都记得呢！）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枯枝败叶》。按说它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使它的作者名扬拉丁美洲了。可是不然，小说原稿经过了几个出版商的手，竟无一人对它感兴趣。一家出版社的审稿编辑退回原稿时，还出于怜悯，劝马尔克斯最好改行搞别的工作。前后耽搁了五年，最后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自费出版的。当时他已经离开巴兰基利亚到波哥大《观察家报》当记者了。

具有强烈正义感和高尚职业道德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许多锋芒毕露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但不久就因《水兵贝拉斯科历险记》（1955年）揭露了哥伦比亚海军“卡尔达斯号”走私活动而激怒统治当局。为保护他的人生安全，《观察家报》任命他为常驻欧洲记者，先抵罗马，年底到巴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没过多久独裁者罗哈斯·皮尼亚就查封了《观察家报》。身居巴黎的马尔克斯从此断了经济来源，过了一个月就交不出房租了。对于他来说此时的巴黎变成了一座苦涩、冷酷、冰川一般的地狱。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那段落魄生活：“我没有寻找工作所必需的证件，又没有一个熟人，更糟的是还不会讲法语，所以只好呆在拉克劳斯先生的‘法兰德旅馆’的一个女佣住过的廉价房间里干着急。肚子饿得实在捱不过去了，就出去拣一些空瓶或废纸换面

包。我整整过了两年这样的乞丐似的生活。”<sup>①</sup>他在这一时期的产儿便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作为他的第二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是一流的，但却苦于无处发表。他毁了又写，写了又改，最后装进羊皮纸袋，在旅行箱里一搁就是数年。直到1961年，才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但该杂志事先并未征得作者的同意，也未付一分钱的稿酬。他们无疑认为，发表一部出版商不屑一顾的稿子已经是一种颇为慷慨的赐予了。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挚友门多萨的帮助下，得以随哥伦比亚民乐团遍访苏联、东欧。其后，门多萨又帮他在自己任主编的委内瑞拉《时光》杂志社找到了工作。但不久又因门多萨受到排挤而毅然辞职。当时已当上父亲的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屈尊到一家俗不可耐的杂志社《黄色委内瑞拉》工作，整天忙于处理一本正经的黄色新闻。这期间，他超负荷地劳动，在同时包揽几个栏目的重压下，创作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短篇小说。

1959年中，他和门多萨受古巴拉丁社社长何塞·里卡多·玛塞蒂之托，在哥伦比亚建立了拉丁社波哥大分社。工作之余，他写作了长篇小说《恶时辰》。小说原准备在国内出版，因教会阻挠而未遂。后在埃索基金会的赞助下才得以在西班牙付印，并获埃索文学奖。但作品却被改得面目全非，当他激情难抑地打开样书时，差点儿没失声痛哭。他同时向几家报纸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版《恶时辰》。此时，尽管他已写作了四本书（包括后来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的短篇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在内），在一向以姓氏和衣帽取人的波哥大上流社会眼中，重视的仍然是他来自外省、来自沿海地区的出身，他支楞着的头发，他穿的红袜子，也许还有他分不清吃鱼和进甜食时该用什么刀叉的笨拙模样。

1961年，他被任命为拉丁社纽约分社副社长兼常驻联合国记

---

<sup>①</sup>琴·米切尔·福希：《访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形象》第40期第8页，米勒加斯，1969年。